

德育故事

民國八年九月四版

(德育故事一冊)  
(定價每冊二角)



版權所有

編輯者 山陰謝洪資

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

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 
上海崑山花園四號

兒童宜讀之書  
好讀

義勇少年 定價一角半

八福演義 定價一角半

青年棒喝 定價洋三分

發行所

上海崑山花園四號

青年協會書報部

# 德育故事

## 敘

故事何用乎。故事可以悅人耳。而更可以化人心。故爲家庭及學校施教之要具。爲父兄。爲師長。而不能說故事。不能勉學說故事。以訓育子弟。則失其職任之一部分。故故事之書不嫌其多。泰西猶然。況吾中國乎。況吾中國之教會界乎。此編之付刊。亦本此志而已。否則其爲文也。潦草已甚。將何以塞讀者之責乎。

戊申八月下旬謝洪賁識。

## 目

一 讓坐緣

三 罪惡道艱（紀實）

五 小鐵漢

二 冬衣奉母

四 恩報讎

六 快心廬（紀實）

七 新年樂

八 苦轉甜（紀實）

九 誠報

十 惡少年（紀實）

十一 小孟嘗

十二 戲無益

十三 明暗不兩立（紀實）

十四 鹿頭牌（紀實）

十五 和氣致祥

十六 貧富觀

十七 沉舟顯勇（紀實）

十八 氣抗王侯（紀實）

十九 德遺記

二十 鎮定

有紀實。有幻構。共二十則。爲第一輯。如上主之旨。許吾竟志。則第二輯等將繼此而出。以餉吾所愛之衆兒童。

寄塵子又識

# 德育故事

## 一 讓坐緣

話說美國西邊有個噶利佛尼亞邦。吾所說的故事就在這邦內。那一天下午。有一乘快輪車飛行在鐵道之中。到了一個小小車站。畧停數分時。沒有客人下車。只有二位客人上車。一個是老婆子。衣裳很是平常。一個是童子。年紀大約十五六歲。看來他的腳有點毛病。走起路來一蹣一蹣。很是費力。但是他到十分照應着老婆子。扶着他一步一步走來。要尋二個空位子。恰巧車中客人坐得很多。每椅都坐了兩個客人。只有那後面兩椅。各坐着一個童子。年紀和那新進來的童子。不相上下。新進來的童子。扶了老婆子到了那裏。斯斯文文對坐着一個童子道。先生。可否讓我的祖母坐在這椅上。原來坐着的童子。姓鄧名叫察理。是個富家子弟。面貌生來端正。衣服亦甚華麗。身邊放着一個很貴重的皮袋。當時聽了那句話。面中露出一副不雅觀的相貌。口中說出一句自在在的說話道。那個位子是我定的。說了這句。面上露出很得意的模樣。像是自己弄巧的意思。正在那時。那邊獨坐一椅的童子。

連忙立起讓坐道。你們兩位坐在這椅上罷。原來這童子姓雷名叫誠甫。方纔正理了頭看日報上的招人生理告白。所以未曾留心進來的客人。今番見了一個老婆子。同着一個跛足童子。沒有坐位。就一骨碌立了起來。請他們坐。跛童道。請先生坐。我祖母有得坐就好了。我可以不必。誠甫一定不肯。把自己所帶一個舊遠鏡。推在一旁。一定要跛童坐下。老婆子對了誠甫。面帶笑容道。多謝閣下。真是個少年君子。又回頭向跛童道。士德。你看他同你年紀不相上下。真是和氣周到。誠甫看他們坐定了。就走開去。鄧察理喊住他道。誠甫你到那裏去。誠甫答道。我要到吸烟車中去。或可找一個空位坐坐。察理道。不必。不必。你到我的椅上來坐好了。我知道你頂不歡喜烟氣。前日學堂裏祁老師勸學生們戒烟的時候。你是很熱心幫他的忙。咳。他到底沒有把我的香烟戒去了。吸烟是像大丈夫的模樣。你知道嗎。話到這裏。把誠甫都引笑了。等誠甫坐了下來。察理將口湊到他耳邊輕輕說道。我不要這一對惹厭的東西。坐在我旁邊。叫人見了。總道這老婆子是我祖母。這樣就骯死我了。誠甫聽了這樣不入耳之言。眉頭一縐道。這樣要說你的朋友。你可以不必同他往來。我

們隨時隨地。理當以客氣待人。察理鼻子裏一哼道。你又來了。又是同我們祁老師一鼻孔出氣的話。我幸喜自己有主見。不受他的籠絡。現今是進步的時代。客氣兩個字。陳腐已極。只好拋在東洋大海了。誠甫答道。客氣比之粗鹵。又不費時。又不大費力。君子樂得爲君子。我是愛聽祁老師的訓誨。察理把大指頭向對坐一老一少的指道。我沒有精神去理會這等人。原來鄧察理和雷誠甫是同村的人。同進一個學堂。并且同班讀書。但是察理自恃是個富家子弟。把誠甫看不在眼裏。因爲察理的父親。畧有田地。在村中頗有些名望。誠甫家貧。父早去世。家中只有母親。靠着在公學中教書度日。閑言不表。却說當日察理把誠甫身上細細打量。看他衣服甚是樸實。但也十分整齊乾淨。問他道。你到羅山城去玩耍麼。誠甫道。不是。我有個舅父。名叫勞伯士。住在那裏。我到他家裏去。托他替我尋一件生意。察理道。你娘怎捨得你去呢。誠甫道。他原不要吾出門。但這亦沒法。母親已經爲了我讀書的事體。吃了多年的苦。現在我一定要做點事情。方可叫吾妹妹念書。察理停了一會。閑言道。你到了羅山城中。有我這樣的好機會。你就好了。我父親吩咐我到城中郝倫先生所

開的銀行裏。學做買賣。郝君是我父親的好友。他必叫我住在他家裏。他們都是上等人。我就可以入上等社會。郝君有一子。其年與我相仿。因爲多病。所以不在行中學業。誠甫道。豈不是呀。閣下真是有幸。我盼望閣下終是歡喜這銀行生意。我自己是很願意學的。可惜沒有機會喇。察理又道。我管甚麼生意不生意。我光是想賺點錢好用。又可快活作樂。那就好喇。兩人說話之間。火車已到羅山城。客人分頭自去。誠甫去尋着了舅父。察理先在大客寓裏耽擱一下。子細梳洗。裝扮得清清白白。像個濁世佳公子。搭了電車。徑奔西湖邊上來。訪郝倫的住宅。郝倫出來。是中年人。面容莊重。見了察理。很是和氣。問他路上平安麼。兩眼直注在他面上。領他另進一間客室道。拙荆久已去世。家中只有家母同我小兒。你過去見一見。察理看室中有一個瘦面龐的童子。正朗誦日報。給一個老夫人聽。那夫人手中。尙自織絨線不輟。郝倫走上去。將他母親手中生活移開。口中道。有客來了。母親不要這樣巴急做生活呀。察理不看兩人猶可。看了就認得一老一少。正是車中求坐。自己拒斥的人。那時他心中不知怎樣自悔自恨。自痛自歎。好像熱鍋上的螞蟻。坐又不好。立又不好。連

話都說不上來。但是那老夫人同士德待他仍極要好。全不露聲色。好像路上並未見過他一般。到了明天早晨。郝倫喚察理到自己的書房裏。對他說。小子。我要對你說句實話。也是爲你自己的好處。你想我的銀行裏。能用一個又吸烟又粗魯待老者殘廢者無理的童子嗎。那是決決不能。再話你也不要做這生意。我不料我能知道你的脾氣。這樣快。又這樣出於意料之外。我母我兒。決不同你計較。但是他們終不能算你可住在我家裏。做士德的伴侶。我所要的。是誠實可靠的童子。我想你終不配稱的。我不能遵你父親的命。慚愧之至。鄧察理喫了這一番言語。自然無言可說。當日下午。即乘火車回家去了。雖然郝倫要留他小住幾天。也留不住。郝倫等他出了大門。即刻吩咐備馬車。陪着老夫人與士德去訪勞伯士的家。果然雷誠甫在那裏。因爲他還沒有尋到生理。郝倫同他談談。見他確是一個通達誠實的少年君子。就把要給鄧察理的地位給了他。誠甫自然喜出望外。答應下來。即日將行李搬至他家。日間在行辦事。有空與士德作伴。到後來也成了一個大商人。列位聽這段故事。自己問問。要學那一位立身行事。

## 二 冬衣奉母

且說美國西省山鄉之中。有個小小村莊。名叫花田。坐落半山之上。名字雖叫花田。但並無半朵花兒看見。因爲地多大石。花草不易生發。在那裏有一所小小木板所蓋的屋宇。已是多年未修。破敗不堪的了。這就是海吳卿的家裏。吳卿今年十四歲。同胞男女六人。吳卿居長。其父早已過世。墳墓即在山坡。五年之前。吳卿的父親一病不起。並沒有產業傳下。只有六個小孩。嗷嗷待哺。吳卿的母親。事到其間。沒有別法。只好想點出路。掙些錢度日。自小雖然進過學堂。但不能担当教習之任。又不曾繪畫。不善音樂。自然別無法子。只可靠手工餬口了。就把村中人家的衣服。收來洗洗。夜間替人縫紉。每到半夜。尚未熄燈。人家都稱他是個賢母。他亦有一條主見。任憑苦到那樣。終不肯離散兒女。棄給人家。鄉里見他如此。亦都情願幫助他。或是有人生病。往往請他去作看護婦。到了後來。村中頗出了名。村中的馬醫士。凡是見疾病重的。常在藥方結尾。添一筆道。去請海吳卿的母親來看護他罷。這樣海氏仗着洗衣縫補打雜三項生活。一年一年。把六個小孩養大起來。只有一樣。孩子長大成

來。沒有合式的衣服。常拿別人送來的舊衣服。改頭換面。胡亂弄來穿穿。孩兒們常覺得不好看。吳卿那年已經十四歲。自然容易覺得衣服襤褸的難堪。有一天。他真熬不住了。對他母親道。母親爲兒的很盼望可得一套整齊的衣服。和別個孩子一般。海氏正在洗衣。聽了這句話。片晌不言。把手上的肥皂沫拭去。面孔發紅。緩緩的說道。兒呀。我極願給你穿好衣服。你是個好孩子。應得好衣服穿着。我但望將來有好日子。若你父親沒有死。吳卿不等他說完。接口道。母親我並不怪你。因你是最慈善的母親。統國恐找不出第二個。我的意思。光是說我到今年冬天。必要弄一套新衣到手。他母親微笑。對他看看。見吳卿把腳盆覆轉。當了坐位。手中拿了一小刀。把一方木塊很命的亂削。吳卿平日做事。最有定力。若要做一件事。就專心致志的去。做到得成功而後已。此番他的心思。注定在一套新衣服上。面孔顯出決意的容貌。海氏看了問道。吳卿。我怕做不起。你怎樣可以得着。吳卿道。我要自己去賺。只要你肯讓我出去。我想我總賺得起來。因爲人生世上。只要善用機會。就可成功。海氏道。我怕你不行。這裏村子太小。沒有新報可賣。沒有鞋子可刷。工廠又是開了。你到外

面沒有甚麼可做。家裏又少你不得。要你種點菜蔬。可以下飯。你這個好孩兒。我實是待虧你。吳卿聽了。心不在也。賽過沒有聽見。口中只管道。凡人只要遇着機會。我終要想個出路。海氏道。兒呀。機會自然會到。此刻你且把削下的木片。收拾起來。并且不要坐在脚盆上。因爲我要用那脚盆了。吳卿聽了這句話。方纔定一定神。笑道。我倒忘了。母親你原是要水呀。我去打來。說着。一手提了桶。徑往山下打水去了。第二日早晨。吳卿比往常起得更早。趁弟妹未起身之先。把水打好。足敷一天之用。又把柴劈好。喫了早飯。對母親道。我要去看我的機會了。海氏道。好呀。但願你今天所遇都是吉利。吳卿肩上一擗了鐵鎚。徑奔村中而去。因爲他打聽得村中開雜貨舖的葉老。向來最喜收拾一個小園子。今因風氣發作。已經臥床六禮拜。天氣已是回春。園中正需翻工的時候。眼看他自己准做不動。終要雇一個人做。所以吳卿到他家來。叩了後門數下。葉老太開他進去。吳卿見葉老橫臥在長椅上。就徑直說道。老伯。你的園子要不要我替你扒翻。我作工必好。工錢又便宜。老伯願意嗎。葉老道。小子。你是誰家的。吳卿道。我就是山上海家的吳卿。葉老夫婦二人。見這小子儀容俊

爽。言語明快。很是可愛。葉老又問道。你爲何要做這件生活呢。吳卿道。因爲母寡居。弟妹衆多。家中又貧。葉老道。你翻我園中的土。要多少工錢。吳卿瞧了他道。老伯。你看我做的生活值幾文。就給我幾文好了。葉老道。好個誠實的孩子。你且去翻罷。我們試看你有多大本領。老婆子你且給他一碗牛乳喝。我看他氣力終不十分大呀。吳卿喝了牛乳。就到園內去翻土。那園子很大。一時不得扒完。覺得身上發熱。又是乏力。頗耐不住。但自己一心要做工掙錢。所以咬着牙齒。仍舊很命的扒。葉老在廚房倚窗坐了。看吳卿用力扒地。又敬他。又憐他。看他樣子。又是怪好笑的。到了下午。吳卿方纔把園中的土都翻好。葉老請他喫了飯。看他喫飯的時候。極有規矩。更歡喜的了不得。等飯喫好。拿出金圓一枚。付給他道。我的兒子。年紀與你彷彿。他今已不在。吳卿道。我的工錢。不用這樣多呀。葉老道。你卻不必說。只管拿去用是了。這裏還有一堆木柴。明兒你有工夫就替我來劈劈好了。吳卿歡天喜地的道。明天准來。那日他一路回家。衣袋中有了一枚金圓。心中很是開懷。自己覺得成了人。可以掙錢。甚是有興。明日來替葉老劈了半天柴。一文半絲不肯領受。葉老因此更敬重。

他。自此以後。吳卿不時到村中作些雜工。所掙的錢。分文不肯用去。積在一塊兒。預備買新衣。轉眼到了春盡夏初。西人最喜食山中史國公一類的果子。吳卿同了弟妹到山中去採了許多。每日到市上去賣。很有人要買。日日如此。頗掙了幾個錢。等到果子採畢。吳卿已積了五塊金圓。轉眼過了夏天。田庄起首收割。農工最忙。吳卿日日出外。替人工作。人家知道他是個誠實的童子。也很願意雇用他。這樣不知不覺。到了初冬時候。吳卿已積下十枚金圓。足敷一套外衣之價。他揀了一個好天。高興興。獨向鎮上奔去。要買這套新衣。沿途打量。我這套新衣服。要棕色呢。上面有紅色小點。正和四舅父所穿一般。到了鎮上。偶在藥店門口。見一羣小兒。正在弄一個新樣的抽陀螺。他亦立住脚。看了一回。不防他背後正是藥店主婦同一個女買主閑談。吳卿只聽得店主婦說一句道。海氏原是熱心的教徒。等丈夫死了。就退縮不前了。吳卿聽人家說他母親奉教不虔。心中大不自在。就胡思亂想。兩脚只管走向前去。不問衣店走過不走過。自己問自己道。那女人說吾母親不到禮拜堂去做禮拜。是因守道不虔心。吾知道母親忍苦慈愛。確是一位守道的賢婦。但是爲甚麼

不上禮拜堂去呢。啊。吾知道了。他一概不出門。連鎮上亦不來。不然。今天我到鎮上來買新衣。他豈有不願同我來揀選的嗎。他所以不出來的緣故。是因沒有衣服喇。吳卿轉念一想。何不將手中十塊金圓買了母親的外套。使他有了新衣。自然可以出來做禮拜。不至受人的批評了。主意一定。就緩着脚步。走向衣莊上去。對女夥計道。我要替母親買一件外套。要時式。要耐穿。價錢不可過十塊金圓。請你替我揀一揀。那店夥就替他選了一件合式外套。包好。交給吳卿。吳卿付了衣價。還有幾角找頭。納入袋中。取原路回家。心中十分快活。雖然自己依舊穿破衣。亦並不在意。到了家中。海氏迎着問他道。衣服買得如何。待我看來。吳卿雙手呈上衣包道。母自請看。可好不好。因這是爲兒所揀擇的。說着手取水桶往山下打水去了。那海氏見了衣服。驚喜自不必說。從此可以上禮拜堂去了。吳卿當年冬天雖不曾穿得新衣。却得葉老央他作了店中小夥計。

### 三 罪惡道艱

話說英國某村有一個人家。只有母子二人。母親海氏。子名三妙。其父在日。家道雖

不豐裕。爲人却是勤儉誠實。人家都敬重他。再說他是本村美以美公會的教友。守道也很熱心。不幸三年半之前。得病死了。臨終平平安安。一毫不覺痛苦。人家都歎爲爲善之報。海氏自己於基督之道。也都明白。并且實力奉行。遭此大難。自然神迷心碎。不知所措。過了幾個禮拜。方纔畧畧安慰。覺得心中能像古人說道。是天父所給的。現今由天父收去。我們應當感謝天父。又回思丈夫雖逝。身邊尙有一個兒子。可以靠傍。那年三妙正是十二歲。自小端方孝順。能得母歡。父死之後。三妙入村中小店作夥計。亦可畧得工資。以補家中不足。海氏心中。自然更多期望。到了三妙十六歲那年。村中有幾個下流少年。自己誇說專講社會主義。破敗一切團體機關。把放縱情欲算爲自己的權利。三妙年幼無知。聽他們說得好聽。天花亂墜。就進了他們一黨。晚間有空。就跟了他們混過光陰。不到半夜。不肯回家。海氏見他改了往常的脾氣。有點子詫異。免不得要說他幾句。三妙竟然頂撞起來。海氏雖是垂淚勸誡。他仍是不理。更有一件不好。向日三妙所賺的工錢。每禮拜都拿回家來。交給他母。今番入了那個壞黨。工錢都去酒館飯店耗了。海氏眼看坐待餓死。只好撐着幾根

老骨頭。替人家洗衣服。方可博得幾文錢。作一日三餐之用。有一夜。三妙又到半夜方歸。海氏對他說道。我兒你爲何歸家這樣晚。可憐你娘夜夜等着你。吾的心苦得要碎呀。三妙道。母親又來了。時候並不算晚。又何必囉唆。海氏道。還不算晚嗎。你聽時辰鐘已打十二下了。三妙爲娘的看你自從進了這班壞黨。你的心變硬了。雖有好言語。只是不聽。我自小養大了你。只指望你學父親爲人。那知道你年紀未大。已經壞到這個樣兒。若不早日醒悟。斷絕那班惡友。我看你的身體靈魂。都要弄壞喇。三妙道。據母親的意思。我整日辛苦之後。同幾個知己散散心。都不可以麼。海氏道。你算散心是你事嗎。你把工錢都用在酒館裏。叫家中老母自己掙錢弄飯吃。有時候還要餓着肚子付房錢。虧你怎樣可以散心。三妙道。人的性子。各自不同。有人算一件事是樂事。又有人不算爲是。那是沒有一定的。海氏聽兒子毫無醒悟的意。不覺淚珠索落落的掛下來。把手帕揩了一揩眼鏡。因爲正戴着鏡讀聖經。又對三妙道。三妙你再聽我一句。當日你父臨終那一天。他把手招你到床前。口中不清不楚祝禱了幾句。求上帝眷顧我們孤兒寡婦。以後同你說道。三妙。我要歸天家去了。你